

看世界

美国削减粮援算了笔“糊涂账”

□ 孙亚军

于《农产品贸易发展与援助法案》的评价并不高，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在文案中反反复复使用“处置剩余农产品”等表述，让受援国“心里很受伤”；而“处置”与“剩余”二字，显然也把美国希望借此帮助农业走出生产过剩困境的心态直白地表露出来。同时，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修改表述方式的呼声，希望将余粮“用于解决世界饥饿问题”。后来，该法案被正式更名为“粮食换和平”计划。

在之后的日子里，围绕服务美国自身利益，粮食援助又被当作外交筹码，进一步演变成“胡萝卜加大棒”中的那根“棒子”。其方式包括：一是基于利益最大化，进行选择性地援助，同时配合对敌对国家的粮食禁运政策；二是经常性设定或附加援助条件，迫使受援国遵照美国意愿行事；三是凭借自身优势地位，威胁“施加援助制裁”。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

比较有名的一个案例发生在1965年。当年，由于连年干旱，印度粮食大面积减产，面临大饥荒，美国遂开始将国内的剩余粮食运往印度。美国政府的策略是：粮食援助规模依据印度的表现而定，将频率定为按月发放，借此将粮食援助的“工具属性”发挥到最大。有专家吐槽，这就好比使用更短的缰绳，让马匹只能亦步亦趋地走在美国设计好的道路上。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中断粮食援助的威胁下，印度在农业政策、市场准入、本币汇率等多个领域对美国作出了让步。

对美国而言，对外粮食援助不仅可以帮助美国缓解国内农业生产过剩压力，同时也是美国向国际展示实力的重要载体，同时还成为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博弈工具，堪称“一石三鸟”。

如今，新一届美国政府开始“精打细算”，在粮食援助上算起了“回报率”。不过，本届美国政府好像也没算明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长期占全球GDP总量的25%以上，但其在对外援助上的投入却与其地位不符。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美国对外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排名垫底。2024年，美国政府将其国民总收入的0.22%用于对外援助，而同期英国的数据为0.5%，挪威和卢森堡则均超过了1%。

更严重的问题则体现在“美国优先”的战略定位上。当全球责任让位于“美国优先”，全球众多严重依赖粮食援助的地区均遭受冲击，很可能在国际社会上引发一连串不可预期的连锁反应。

一方面，在全球饥饿水平因地缘政治危机和全球气候变暖愈加严重之际，此举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世界多地粮食援助项目被迫停摆，食品供应锐减。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美国中断紧急粮食援助相当于“对千百万面临极端饥饿的民众判处死刑”。比如，受援助规模所限，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计划大幅削减拨给肯尼亚穷苦民众的口粮，其中对最脆弱群体的援助将锐减60%。

另一方面，美国农民也深受“削减行动”之害。比如，在美国农业大州堪萨斯，联邦政府大幅加征关税、削减农业补助和全球粮食援助的行为，已经导致该州农产品库存膨胀、市场萎缩，农产品价格剧烈震荡。据外媒报道，2024年，堪萨斯州小麦总产量的一半均销往海外市场，但如今这些买家已大多流失。甚至有一家大型谷物经纪商已经公开表态，有计划将一些曾用于出口的谷物转作狗粮原料销售。

如此看来，所谓的“精打细算”不过是一笔事倍功半的“糊涂账”罢了。

在硅谷的创业神话中，创新总被描绘成天才的灵光一现——乔布斯在车库里发明了苹果电脑，马斯克正在用火箭改写航天史……

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创新却没有这么幸运：青霉素从第一次被发现到第一次入药拯救病人生命，历时20年；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的油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在作者过世200多年后才被世人奉为神作……

奥地利学者安德烈亚斯·瓦格纳在其新作《唤醒创新睡美人》中，就着重描述了这种“不幸运”的普遍性。在他看来，创新是“概率、环境和偶然性的共谋”。在大多数情况下，创新就像一位“沉睡的公主”，明明早已出落得亭亭玉立，却只能躺在床上，无耐地等待着王子前来，用深深一吻将其唤醒。

作为进化生物学家，瓦格纳特别擅长“超长视距观察”。他以草类植物、蚂蚁社会、人类语言等完全不同的演进为参照，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观点：无论是自然界的物种进化，还是人类社会的变迁，抑或是具体产品的创新，许多突破性成果并非诞生于所谓的“黄金时代”，而是早在环境成熟前就已萌芽甚至形成。只不过其中的许多创新因为认知局限、技术瓶颈或时代错位长期沉寂，直到某个契机才被“唤醒”，进而重塑世界。用他的话讲，创新的核心是“创造”，但从创新到成功，更需要等待。

以草类植物为例。瓦格纳认为，尽管草类植物并不像狮子或大白鲨等顶级掠食者那样夺人眼球，但从生物学角度上看，其发展远比这些看起来异常强大的生物要成功。一方面，草的环境适配性更高。凭借柔弱的身躯，它“占领”了北美大草原、非洲稀树大草原、欧亚大草原，以及无数其他草原，几乎覆盖了地表所有地方。另一方面，草还极具多样性。从适应南极洲冰天雪地的只有数厘米高的毛草，到印度北部可以隐藏整群大象的高秆的草，草类植物已经进化出了1万多个细分品种。

但草类并非一直都如此成功。草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6500多万年前。但一直等到距今不到2500万年时，草类才成为优势物种，这比其诞生足足晚了4000万年。其间，草类都只能算是勉强维持着生存。这意味着，“一种新生命形式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它的特定内在特征，也不仅取决于它的某种内在品质，比如一项创新（进化）所带来的能力增强或所赋予的新能力，还取决于这种生命形式诞生的世界”。在奇点时刻到来之前，他们会一直处于“类休眠状态”。它们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睡美人”。

瓦格纳承认，自然和文化并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演化的，但差异的背后存在一系列更深层次的相似之处，其中之一是：很多创新是远远超前的。他们在环境条件没有达成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只待王子来到，就会睁开眼睛，改变世界”。

那么，要如何唤醒创新“睡美人”呢？瓦格纳认为，既然创新的价值并不完全来自它的“内在品质”，还需要岁月的沉淀，我们需要做的或许只是需要“一点耐心、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以及一份敢于打破边界、拥抱不确定性的勇气”。

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可以通过小步快跑的形式介入创新过程，推动其尽快迈向成功。“睡美人”的觉醒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大量因素会超出创新者的控制范围。很多时候，它甚至无法被预测。所以，如果人们希望为创新施加更多推动力量，就要更深入地理解从创新到成功的模式。

此外，瓦格纳还提醒，“在迈出下一步之前，之前的每一步都必须保存下来”，这是推动创新的关键。“我们应该学会像进化生物学家一样思考——关注跨领域趋势，记录哪怕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灵感，为未来的‘觉醒时刻’埋下种子。”

怎样读

睡美人

探访阿塞拜疆光伏电站

刘书辰

2026年下半年完工。

“你再去检查一下前面几排桩基，看看间距有没有问题。”在施工现场，35岁的阿泽尔·哈吉耶夫先用中文与中国同事确认指令，随即又用母语向现场的阿塞拜疆工人复述。

哈吉耶夫是光伏场区桩基工程施工现场副经理，他在中国曾学习过4年中文。“凭借语言优势，我既能参与施工，又能当翻译。不过，我更希望向中国同事多学新技术、新经验。”他笑着说。

阿塞拜疆油气资源丰富，是传统能源主要出口国之一。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能源多元化发展，阿塞拜疆计划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提高至30%。“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平均发电量约8.9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2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年减排二氧化碳约67万吨。”樊涛说。

据项目执行经理杜宁介绍，施工使

用的光伏桩基设备通过“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阿克套—阿塞拜疆巴库”多式联运方案运抵，运输时间缩短至21天左右。“得益于中欧班列的物流优势和完善的中国光伏供应链，中国企业在阿塞拜疆市场展现出明显竞争优势。”他说。

近年来，中国和阿塞拜疆不断推进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凭借在该领域的丰富知识、充足经验和先进技术，中国企业日益得到当地政府的青睐。阿塞拜疆首个大型新能源项目，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戈布斯坦光伏电站曾被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称赞为“了不起的成就”。

“中国公司的项目为我们带来了就业岗位和可观收入。我希望未来有更多中国公司来阿塞拜疆投资兴业，期待阿两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哈吉耶夫说。

（据新华社电）



近500吨应急食品因即将过期被焚烧，这些食品原本足够约150万名贫困地区的儿童吃上一周；数百箱美国品牌的食品援助被贴上“销毁”标签，理由是它们已经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仓库放了太久……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在全球多地面临食品严重短缺等人道主义灾难的今天，有超过6万吨商品滞留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仓库，越来越多的食品已经临近保质期。

本届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对外援助投入太多，回报太少。今年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首日，就以“美国优先”为名，提出要“优化资金效率”，大规模冻结或削减了对外援助。今年7月1日，本届美国政府又宣布，即日起正式关闭运营近64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83%的对外援助项目被取消。

这一幕比照历史，演绎着美国政府立场的“变奏曲”。

1960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谈到饥饿问题时，